

題目：千山暮景

— 車票 —

往家的區間，來回。

在外地唸書的學子，應該常有這樣的經驗：或許一個人、或許兩個，月台頂上，燈板懸吊著，顯示著下一班來車的時刻；腕上的錶又有另外的時刻，錶的時刻追著燈板上的時刻。無論準點與否，來自不遠處的光亮，總是奪目。

月台上，歸人手裡緊握一張往家的車票。

能省則省，自強苦光對窮學生來說，倘若路途不遠，專屬座位的舒適似乎顯得奢侈，與家的往返間，總希望從中省下幾個銅板，雖然歸心似箭，只要趕得上與家人共進晚餐，羞澀的阮囊倒也應許了多幾個鐘頭的磨蹭、多看幾回車門開闔。

每到周末，車站裡總是擠滿了要回家的人兒，在車站很難看到一縷愜意，忙碌的旅人和忙碌的車站，卻自有其井然有序—腳步聲、剪票聲乃至於播音器唱著車次，無論它打在正拍還是反拍，都是令人舒服的節奏，這裡依循著令人嘆服的規律運作著。我說車站就是太極—往南往北，月台分成兩儀，前後推移的時間將人們錯開，車裡車外，四象流轉不息。如此四象流轉，轉過台灣鐵路的百年歲月，轉過未曾止息的百年奔騰。

猛地，我看到了比蔓草孤墳更陰慘的鬼意，就在這熙來攘往的月台。月台上佈滿了世間男女最為淒苦的神色，我從來不曾在月台上見過一絲笑靨，只是看錶、只是面向另一月台的癡望、只是空對鐵軌遠處的失魂。

是啊，失魂。

月台上，我是等車的失魂人。

雖然心中想的是回家，但是每次踏上列車的一刻，總是覺得悵然若失，手將車票捏得愈緊，心，也就這麼揪著。

在這台灣鐵路的百餘年，誰不是這般踏上相連成列的車，在轉瞬間再度踏上另外成列的車，又隨著車的返頭，再作一回異鄉人呢？

— 對望 —

台鐵於民國七十九年引進了 EMU400 型的通勤電聯車，取代了原本老舊、且沒有空調設備的普快車，通勤電聯車的最大優點是車門大而且車門多，加上列車加速度快，大幅節省通勤旅客的時間，上路之後即獲得社會大眾的青睞。

在 EMU400 至 EMU600 型的通勤電聯車還有一項特色，就是在內裝上採用了兩側直條式坐位，此舉加大了車廂空間，可以更有效地疏通旅客。不知是好是壞，一入座，映入眼簾的除了對向窗口的景色，就是對面乘客無從遮掩的臭皮囊，當初設計者也許沒有考慮到人性吧，與對面乘客的四目相望，多麼的難為情！

我常搭區間，為紓解搭車的索然無味，最愛打量對座的若干人物。

區間不如自強莒光平穩，長條式的座椅隨著車體搖晃，看書不會是打發時間的最好選擇，或許有人會選擇小睡片刻，但這也絕不是安穩的好眠，但若在此時選擇觀察百態人生，或許能排解漫漫長途的無聊。

吾人常先入為主，至少我是的：對座的人，可能是整排的學生，一般的校服，穿在不同人身上卻有不同的風格—穿著中規中矩的，可能功課不錯、也可能頗受師長愛護；穿低腰褲、裙子改短的，或許就是不愛唸書的一群。自己受到他人的先入為主時，常是憤恨不平的，到頭來也只能怪自己給人家的第一印象，不符合普遍觀感。先入為主的毛病，人人痛恨，但是第一印象產生了，又有誰不先入為主？真不公平！

「看看對面的孕婦，一個人帶著小孩，爸爸是哪個沒天良的？」「唉喲，小小年紀穿金戴銀的，也沒想過爸媽賺錢辛苦。」「要命，這什麼長相！」太多太多的思緒在腦中流動，彷彿對座羅列著各式各樣的商品，一切只容自己這個買主評價。

對望之趣不僅止於對座人物的若干樣貌。

雖然眼不敢直視座位兩側的乘客，然而這似見非見之間，卻激起了令人心癢的好奇，既然目不能全觀，那麼「氣味」或許能代替眼睛對兩旁人物打量與揣測。報紙的油墨味和雜著煙味酒味的體味，這人大概已為人父，關心景氣、批判政治，為了家人在職場打滾，在所難免的應酬聚餐也成為經年累積的味道。更有所謂濃妝豔抹的女人，化妝品所帶來刺鼻的粉味，有時還真讓人恨透了人工香氣，女性自古以來愛美，為了面子而掩蓋面子，卻也掩蓋了天生的美，好似面具，長睫、紅脣、兼以眼影眼線畫下深邃的雙眸，美麗頓時公式化了，遠遠看去，是自人類有文明至今，一直複印的美。最可愛的莫過於垂髫小子，「乳臭未乾」說的好，牛奶氣味代表著一個天真的靈魂和一顆純淨的心，慈母逗著，小孩就咯咯的笑，

一雙大眼望望外面看看裡面，好多沒看過的景色和好多沒看過的人，即便在車上，看到這麼多采的世界，也是成長。

— 三國 —

有這麼讓我印象深刻的一回。

對座窗子望出去，快速掠過大同小異的景色，這景色當作背景，主角是一個吸引我目光的中年人。那是個身穿汗衫下著短褲的中年人，翹著腳，夾腳拖鞋在指縫間晃呀晃的，破舊鴨舌帽底下是什麼樣的一張臉我記不得了，然而他低著頭，閱讀手中的書，那是本三國演義！三民書局印行的，頓時，那米黃色澤的精裝書皮多麼耀眼眩人，這是個驚人的大發現，再仔細看看他的行頭，也就一個小提袋，裡頭除了一瓶礦泉水，剩下的就是書……。

「失業吧，景氣真差。」「行李這麼少，家人呢？」「懷才不遇，真可惜。」種種猜想，私自在心中歸納出這是個中年失業、沒有家累，所以不急著找工作的「讀書人」，生命過了大半，年輕時的衝勁，早就在職場的明爭暗鬥之下消磨殆盡，世上總有太多不諳厚黑學的人才，因為率直、天真而成為權謀者的犧牲品，「黃鐘毀棄，瓦釜雷鳴」，那些狗奴才的嘴臉！不過，這都不重要了，恨與不恨又奈何得了這無情的命嗎？數百年前的關漢卿於今低吟：「賢的是他，愚的是我，爭什麼！」是呀，爭什麼，看車外青山依舊，幾度夕陽紅，而你，正讀著一本三國呢！

中年人下車了，在剩下的旅途，腦海中都是那中年人帶給我的衝擊，衝擊不是來自他的不搭軌，而是面對自我無知的尷尬，中年人讀著三國，是事實，但是中年人的衣著、或貧或富又與我何干，不就讀一本三國？何來牽扯這俗不可耐的人生際遇？或許是、或許不是，一切一切，容得我這旁人評說嗎？

車內如此，車外亦若是。

等車時分往往孤寂，有伴，卻來自八方四海，同側月台的陌生人也往四海八方。月台上佇立一個個孤寂的靈魂，孤寂的長椅、孤寂的燈板，長椅上的孤寂靈魂甩甩手上孤寂的錶，指針滴答，呢喃孤寂的單音。滴答。

月台這兒的人或許愛月台邊的車，緊咬鐵支的輪將飛往鄉愁解處；月台這兒的人或許恨月台邊的車，車門一闔就是地北天南，眼中凝望就是思慕的人——那思

慕的人。兩側月台有著相同的心境，卻恍如被什麼隔絕，毫不相干。

我說那緩緩駛來的車是堵孤寂的牆。

這頭的人山與彼端的人海透過車內的渾沌相望，永遠，南下北上就是結局，兩頭的人兒不會有太多的邂逅，打量著，在彼此眼中盡是茫然與猜想，此時，心裡或許會對眼中的某個人有一番品頭論足，但是車總是會來，兩頭的人兒早晚要上車，方才心裡蘊釀著屬於某個人的極短篇，隨著車的呼嘯，終究只剩月台間錯落的幾許未完成，在迴盪。

— 千山暮景 —

我手裡緊握一張往家的車票。往家的區間。

列車自我來的地方航向我要去的地方，車有槳，在這日暮時分輕擦金黃的軌。我望不到盡頭，只因為家才是盡頭，何處是家？人一旦自故鄉遠行，故鄉就立刻死在人的有情與牽掛，因為人永遠放不開，放不開曾經、放不開於某方無心的刻銘，致使凡留跡處，皆是故鄉。

車門開了，座落於水田處的鄉間小站，不見人煙，只見秧與水、水與天……與雲。我笑說，拖拉著千百俗人的車，恐怕是世上最俗之物，卻能帶這千百俗人來到如此離塵。霎時，已是東君西沉，暮雲正放肆地翻湧。

「……縹萬里層雲，千山暮景，隻影向誰去？」

我不期望這列車帶著我向何方而去，但是我知道車已飛越萬水與千山，那幾重扣人心弦的偉哉山水，更是多少愁裡的人兒心所思念的故鄉。或許車才是世間最豁達的存在吧，沒有目的地，有的只是漫遊，以及承載自思念堆積的重量，因為人永遠放不開。

無論是歸人、浪子，還是輕攬行囊的旅客，對這列駛過千山暮景的幾度往返，卻都是同樣平凡的旅思。

我情願做一個心有所絆的俗人。

我情願，緊握一張往家的車票。